

婺文化丛书 V · 钟世杰 主编

芥园子漫笔

赵文卿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婺文化丛书 V / 钟世杰 主编

芥園子漫筆

赵文卿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芥园子漫笔 / 赵文卿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5

(婺文化丛书 / 钟世杰主编. 第5辑)

ISBN 978-7-81140-797-6

I. ①芥… II. ①赵… III. ①李渔 (1611~约 1679)-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6531 号

芥园子漫笔

赵文卿 著

责任编辑	赵丹
特邀编辑	许苗苗
装帧设计	周国良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金华日报商务彩印有限公司
印 刷	金华日报商务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38.5
字 数	3226 千
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797-6
定 价	4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婺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钟世杰

副主编：朱江龙 叶志良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亦平 王小明 方雨辉 叶志良

朱江龙 杨鸽声 吴远龙 陈文兵

周国良 钟世杰 楼 冰

序

我与李渔结缘甚久。因为李渔,与赵文卿先生相识、交往,其年月亦久矣。初识于1985年1月,迄今快30年了。当时,我被复旦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赴任上海。其间,经该校李平教授介绍协助,到福建省等南方一带考察。最后一处便是兰溪。那时“李渔研究会”刚成立,会长即赵文卿先生。或许由于我是首次来访的外国人,受到了盛大而热烈的欢迎。那一场景至今难忘。

1997年8月,我再访兰溪,重续旧好。之后,2011年9月,在为纪念李渔诞辰400周年而召开的“首届李渔学术研讨会”上,又与赵先生见面。先生依然风貌不改,神采奕奕。

赵先生长期以来热心积极、精力充沛地从事宣传和宣扬李渔业绩的活动,做到了全心全意。1982年,在赵先生的倡导下,成立“李渔研究会”。至2003年,先生连任三届会长。1989年“李渔纪念馆(兰溪芥子园)”的创建,也是与赵先生的尽心竭力分不开的。对他的这些功绩,我表示由衷的敬意。

年逾八旬的赵文卿先生精神矍铄,今又出版新作《芥园子漫笔》。此作充满了著者长年以来尊崇李渔的深情。全书大致可分上下两部分,其内容大致如下:

上篇记述了著者这五十年来从事有关李渔研究工作的由来经过。

下篇介绍了称颂李渔业绩的展览会——“李渔伟绩展”的内容。著者深为李渔的多才、多艺、多能而倾倒,就此列举了种种事

迹,并详尽加以说明。

下篇还记述了“李渔伟绩展”举办后的情况以及各界反响。

下篇为本书的核心,是著者最下功力之处。其倾注于李渔的热情,实在令人敬佩惊叹。对此,读者也会有所感触吧。

记得1985年1月,我首访“李渔研究会”之际,赵文卿先生令我挥毫。我因平素不通书法之妙,再三推辞,然不准。无奈,只得惶恐从命,用日文题下:“李漁研究を通して日中友情がいつそう深まりますように”(意为:愿通过李渔研究进一步加深日中友谊)。其笔之劣,教我无地自容。尔来,已过了近30年的时光。然当时我的题词之意仍未过时。这又叫我感慨不已。日本江户时代产生了歌舞伎以及“戏作文学”,这些都从李渔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以为,今后的交流,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日中两国之间,而应该更自由地从全球规模的观点出发加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届李渔学术研讨会”已经再次向内外大张旗鼓地宣传了李渔的存在,并显示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领域里的改革开放新气象。“李渔研究会”之外,又新创设了“李渔国际研究中心”,此举可谓正得时宜也。我殷切期待,以此为契机,李渔研究能得到进一步的促进、深化和发展。

我衷心希望,此次赵文卿先生的新著《芥园子漫笔》能多获得一些读者,多引起各方面对李渔的关注,借此推动研究的更大进展。

冈 晴夫 识

2012年6月于日本东京

(吴念圣译)

本《序》作者为[日本]庆应大学著名教授、著名李渔研究专家,曾来我国复旦大学讲学半年。

芥子名园有传人

——《芥园子漫笔》序言

2011年9月,在浙江兰溪举办的纪念李渔诞辰四百周年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看到了赵文卿老先生的新作《芥园子漫笔》的征求意见稿,作为提交给大会的论文,篇幅很长,有125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当时由于会议安排时间十分紧凑,无暇细读,只粗略翻了一下,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本想带回来慢慢品读,就放在书桌上,哪知俗事烦冗,一放就是几个月。这倒不是我没有长记性,而是我本着先急后缓的原则,先帮一位作家看完了38万字的描写李渔的长篇纪实小说书稿,并应邀为其撰写了五千余言的序言;又认真批阅了一位年轻学子研究李渔的长达六七万字的论文,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与其当面交流。两件事花了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此外,还要应付日常的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所以就拖下来了。今年元旦前夕,突然收到赵文卿老先生的来信,遒劲有力的字体,十分眼熟,信里除了正常的问候话语之外,他直奔主题,提出要我为他的《芥园子漫笔》写一篇序言。当时正处于学期结束,我手上的事情特别多,本来不能从命,想一推了之。但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满足他的要求,因为,我与赵文卿先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屈指算来,我与赵老有二十五年的交往和情谊,而李渔研究则是我们联系的唯一纽带。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与赵老曾经三

次谋面,并面对面地进行过学术交流。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年轻讲师,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研究方向为古代小说,确定学位论文选题为《李渔及其白话短篇小说》。其时,在学校的过往刊物上看到赵先生的论文,很受启发;而李渔又自称原籍浙江兰溪,于是我就冒昧地写信与赵先生联系,准备前往兰溪进行实地考察,向他请教,他欣然答应。于是,我在杭州文三路的一家小旅社里,花三天时间,看完了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萧欣桥先生慷慨借阅的从日本手抄的李渔《连城璧》的未刊书稿之后,便乘长途汽车到了浙中古城兰溪,在兰溪文联会议室拜会了赵先生。记得是市文联副主席兼李渔研究会会长的赵先生亲自热情地接待了我,与文联的吴敏主席等同志和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进行了耐心地平等地交流。他不仅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还帮助我联系住宿县委招待所;次日,派文化站长李彩标先生(后为第二任李渔研究会会长)陪我到夏李村去考察了伊山头、且亭亭、石坪坝的原貌。这次兰溪之行,收益颇丰,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学位,而赵先生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文静儒雅的风范,乐于提携后进的古道热肠,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兼负责筹备营建芥子园,我与他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我将一些重要的李渔研究成果寄给他,请他斧正;他也把芥子园的设计方案寄来征求意见,他出版的书也悉数寄来送我阅读珍藏,二人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经常交流李渔研究心得,达到相得益彰的目的。可以说,我在李渔研究方面如果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其中也凝聚着赵先生的心血。第二次,是将近二十年后的2005年秋天,兰溪芥子园已经迎接了无数八方来客,誉满全球,成为海内外众望所归的李渔研究中心;赵先生业已功德圆满,光荣退休,仍然坚持守望在芥子

园；第二任李渔研究会会长李彩标先生邀请我前去参加李渔研究会年会。记得当我与彩标会长由下榻的宾馆沿着兰江边信步走进芥子园会场时，赵先生早已在门口迎候。两位研究李渔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其时他已步入古稀之年，面目清癯，精神矍铄，不减当年风采，我感到很欣慰。我应邀为大会作了《李渔的启蒙思想与人文精神》的学术报告，提出“李渔不仅是文化巨人，而且是卓绝思想家”的观点，得到大家的一致首肯。赵先生不仅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个别交流，还不顾年高体弱，自告奋勇地与彩标会长一道，兴致勃勃地陪我重访夏李村，游览诸葛八卦村和地下长河、绮霞亲陵等景观，一路笑语喧哗，乐此不疲。临行前，我去和他话别，两人手拉手，有说不尽的话语。分手之际，我们互道珍重，挥泪惜别，他站在芥子园门前，久久不愿离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后来，他到外地举办李渔成就展，也经常通信联系。第三次就是去年的盛会，我应大会组委会邀请，提前两天到会，参与有关大会准备工作，下榻在兰溪国际大酒店，想到马上能见到赵先生，心情十分激动。第二天中午，他在李彩标会长陪同下，主动来宾馆看我们。耄耋老人，虽然清瘦，但目光炯炯，仍很精神。他热情地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杜书瀛先生，扬州大学的黄强先生，和我与太太一起去参观设在兰溪图书馆的李渔成就展，并逐一进行讲解；然后又盛情邀请我们到他芥子园家中小坐，拿出中秋月饼来招待我们，以尽地主之谊；还打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宾馆。在学术交流会上，我听到他的精彩发言，话语虽不多，但表现出他的坚定执着的研究精神和对李渔的真情实感。由于时间关系，他的发言少了结尾，次日正好是由我主持大会讨论交流，他写了一页纸的补充材料，交我代为宣读。我们会议结束，离开兰溪时，他陪我们用餐。其间饱含真挚

的友谊,朴素的感情,大家心照不宣,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为此,我在寒假开始之后,认真仔细、一字不落地拜读了《芥园子漫笔》,并进行了思考,基本掌握了其中的要义。全书图文并茂,层次分明,分上、下两个大部分。

《芥园子漫笔》上篇,主要记叙赵先生五十多年来研究李渔的艰辛历程和不俗的成就。他的李渔研究起步很早,占有身居李渔原籍兰溪的地利,当时属于李渔研究的领军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上下大讲阶级斗争,狠批封资修黑货,搞科学研究不仅资料匮乏,筌路蓝缕,而且环境恶劣,遭人非议,风险多多。红卫兵造反抄家,旧书古书一烧了之。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夜深人静,他悄悄地在县府宿舍的梧桐树下,火烧《李笠翁一家言》,心如刀绞,痛苦万分,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半途而废,终于留下四册《一家言》,使好书劫后余生。我作为“文革”的过来之人,觉得特别真实,特别感人。“江山不幸诗家幸”,“愤怒出诗人”,险恶的环境催生了他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他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勤奋读书,援笔耕耘,其《李渔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李渔生平事迹的新发现》等论文,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一批李渔研究成果,开创之功,意义重大,在全国吹响了李渔研究的号角。当时研究的人很少,但他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革”后,赵文卿先生进入了科学的春天,迎来李渔研究的黄金时代。他首倡在兰溪成立李渔研究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又积极向省市领导进言献策,异地重建芥子园,条件艰苦。他自带开水、干粮,吃住在工地。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李渔研究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李渔研究人士、文化名流和各级领导,厥功甚伟。后又相继筹建伊园、且停亭、石坪坝等纪念设施,为文化巨人李渔

的形象增光添彩。这是文卿赵先生对弘扬李渔文化的重大贡献。

《芥园子漫笔》的下篇是李渔成就展览的具体内容,也是赵先生多年来悉心研究李渔的重要成果。他将李渔定位于“全世界文艺多面手、多第一者之最”,是很有见地的。他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和筛选,其方法是可取的,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可信的。他读了很多名家词典和《辞海》,从数以百计的文艺家中遴选出二十多位;再从散文、小说、诗、词、音律、绘画、书法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选出赵孟頫、欧阳修、苏轼、关汉卿和李渔五位多面手;后又将成就最高的苏轼与李渔相PK,最后得出结论,全世界文艺多面手、多第一者之最,当属李渔。在横向方面,他将李渔与享誉世界的莎士比亚、达·芬奇等文艺大师进行比较,是有眼光的;能结合不同国家民族的特点,进行比照,也是合情合理的,其结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记得他在北京展览期间,曾将展览内容寄给我看,让我提点意见。我在回信中写道:“我一口气读完了展览内容,觉得创意极佳。以‘第一’、‘家’切入,扣人心弦,有新意,有深度。”三年过去了,我去年在兰溪图书馆实地参观了全部展览,仍然觉得我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下篇还记录了赵先生在全国巡回展览的经过和感受,不少细节非常真实,他的无私、坚定、执着,对李渔的深情十分感人;展览能吸引一些大学生热心充当志愿者,就足以说明其社会效益之大。最值得称道的是,赵先生在退休以后,自出资金,以一人微薄之力,自办李渔事迹成就展,相继到金华、杭州、北京(两次)、上海等地巡回展出。七十多岁的老人,不为名不为利,人到无求品自高,为的是宣传李渔,弘扬李渔文化,发扬李渔精神。他拖着病体,多方游说,不厌其烦,令人动容。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展览居然打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国家

图书馆等神圣殿堂,并获得了美誉。由于他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暴发,在北京住院治疗,也无怨无悔,李渔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永久的精神家园。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球,一切向“钱”看的今天,这种大力弘扬李渔文化的忘我精神,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不仅足以令每一位活着的人肃然起敬,而且可以想象,如果李渔地下有知,一定会感激涕零的。日前赵文卿先生专门来信,要我给他写几句话,作为题词。我有自知之明,我的书法是拿不出手的,但他的厚爱让我盛情难却,于是,欣然命笔,写道:“赵文卿先生研究李渔五十余载,首倡成立李渔研究会,营建芥子园,热心李渔成就展览,是研究李渔的大功臣。功勋卓著,必将载入史册。沈新林辛卯小寒于金陵。”这里绝无一点虚美之词,而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我对赵先生的衷心感佩和基本评价。

当然,赵先生“从草根学者到研究专家”(见《光明日报》2011.3.28)的过程,就生动地说明了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志者事竟成的哲理,给后人很多启示,这与李渔贯穿一生的敢于雷门击鼓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是十分契合的。我们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赵文卿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李渔研究贡献最多的专家学者。八十高龄的他宝刀未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发愿“继续搞展览,直到心脏停止跳动”(见《光明日报》2011.3.28)。可以说,他把一生的血与汗,光和热,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李渔研究事业。李渔创建了蜚声海内外的芥子园,并自称芥子园主人,芥子园成了李渔的代号;赵先生则筹划营构兰溪芥子园,居住在兰溪芥子园,是当然的园主,也是芥子园的传人,他以“芥园子”自命,实在是非常恰当、贴切而自然的神思妙想,赵先生的志趣和才思可见一斑。我们祝愿,赵先生健康长寿,老当益壮,越活越年轻,展览足迹遍及天下,像当年的李渔家班女戏周游海内、普及昆曲那样,

让绚丽多彩的李渔文化之花开遍神州大地。

四百年前出生的李渔,给人智慧,催人奋进,教人享受,劝人创新,其思想契合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精神。为此,我们要大力弘扬李渔文化。目前,李渔研究方兴未艾,可以预言,李渔研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研究的热点,在不远的将来,肯定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波新的李渔研究的热潮。读完《芥园子漫笔》,我们惊喜,我们欢呼:芥子名园有传人。

沈新林

辛卯大寒于金陵亚东仙林茶苑百世堂

本《序》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著名教授,被誉称为“中国李渔研究第一人”。

三百五十年后的李渔知己

——为赵文卿先生《芥园子漫笔》序

黄强

读书能读到一本令人感动的书，乃大不易之事，必其中有精神大过人之处。读赵文卿先生的《芥园子漫笔》，我切实理解了有一种心理叫感动。这倒不是说此书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学术含量高的书会令人钦佩、赞赏，以至于震撼，但不会是感动。如果要论学术，我会去读赵先生的《李渔研究鳞鳞集》一书，《李渔生平事迹的新发现》一文；我甚至会告诉赵先生：在《娜如山房说尤》中诋毁李渔的不是袁于令（参见我与硕士生王金花合撰的《董含〈三冈识略〉“李笠翁”条考辨》，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芥园子漫笔》凸显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精神重于学术。此书形式上虽然是“漫笔”，其实却是81岁高龄的赵老50年李渔研究心路历程的总结与展示。如果看到书中这样的一节：赵先生因为突然降临的机会能够在国家图书馆办“李渔展览”而喜出望外，加之忙于布展，终于因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睡上手术台。动手术前，医生问他还有何话要转告家属、单位，他说：“话很多，并为一句：‘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李渔展览，传展下去。’”由此我毫不讳言，这本书是他以一生的力量托举起来的一本书。可以说，只是从这本书中，我才真正全面理解了作为350年后的李渔知己的赵文卿先生，真正全面理解了以赵文卿先生为代表的兰溪人对李渔的那份故乡名人情结，也更理解了中国人对于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

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我与赵先生因李渔研究而相识相知。

早在1989年,我向赵先生求教《龙门李氏宗谱》与李渔相关的内容,先生于10月25日驰函寄来《宗谱》复印件11页,并云:“我市为纪念芥子园主人而兴建的芥子园,从楼室建筑方面来说,已算初具规模。已有不少名士光临,有机会欢迎莅临。‘李研’联谊带已把我们联结起来了。”次年5月1日,赵先生与兰溪市文联主席吴敏、理事李年丰路过扬州。我与赵先生初次谋面,一见如故,畅谈李渔研究。其时他年方花甲,谈锋甚健,如数家珍,趣味盎然,直至夜深。此后与赵先生为首任会长的兰溪李渔研究会多有联系,交谊已久,但始终未曾有机会前往兰溪一睹芥子园风采。作为李渔研究者,我敬重赵先生:他首先寻访发现和研究运用了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中的李渔生平事迹;他早在1982年就倡导成立了兰溪李渔研究会,而其时“十年浩劫”的极左影响仍令人心有余悸;是他于1986年倡议兴建芥子园,并在此后3年建园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劳苦功高。

光阴荏苒,再次见到赵先生,已是在2011年9月4日至6日兰溪为纪念李渔诞辰400周年而举办的“首届李渔学术研讨会”上。此前我知道他已经退休,直至在《光明日报》(2011年3月28日)上读到《从草根学者到研究专家——记兰溪李渔研究会前会长赵文卿》一文,我才知道他正在做一件前人不可能做、今人难以像他那样去想、那样去做的大事:确认李渔是全世界文艺多面手,获多个第一者之最佳的中国人,并以此为主题,先在兰溪、金华、杭州等地的许多单位,后来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处举办“李渔业绩与成功之路展览”,这顿时让我更增添了对他的敬意。

阔别 20 年后,眼前的赵文卿先生,毕竟大半辈子从事文化工作,虽已是耄耋老人,但清瘦中透出儒雅的书卷气,沉稳中显得气定神闲,神韵中有一种透彻感悟人生后的老者的睿思。一谈到李渔,他依然如数家珍,思路敏捷,热情不减当年。会议间隙,他盛邀杜书瀛、沈新林二位先生和我,参观布设在兰溪市图书馆的“李展”。两间明亮的展厅里,顺序排列着赵先生自费制作的 48 块展板(每块 90 厘米×120 厘米),每块展板图文并茂,色彩鲜明,概述李渔的生平经历与成功之路;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引证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李渔在戏剧理论、喜剧、导演、小说、散文、诗词、书法、篆刻、出版、工艺美术、服饰美容、园林艺术等 24 个方面的杰出贡献的论述,一一注明材料出处。赵先生引领我们在各块展板前驻足流连,从他为我们所做的烂熟于心的讲解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自己晚年这份事业的挚爱。

参观完“李展”,在图书馆门口,赵先生随便拦下一辆过路车(兰溪人熟知李渔,也熟悉了研究李渔、热心宣传李渔的赵先生),拉着我们去芥子园中他的寓所小聚。参观芥子园是会议第三天安排的活动,赵先生事先明言今天不游园,但从进入园门,走在到他的寓所的路上,他欲忍不能,左顾右盼,目示手指,指点沿路可见的亭台廊阁,特别是绿树掩映中的笠翁塑像,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显而易见,芥子园更是赵先生的一方精神家园。

小聚时赵先生请我们品尝香茗和兰溪风味的月饼;月饼喷香微甜,绝不油腻,口感很好。而真正的“山珍海味”则是悬挂在客厅里的一幅书画作品:朱峰先生所画隐藏 24 泉石,24 个远近层叠的山峰,以此寓李渔“双 24”之业绩。赵先生自己为纪念笠翁公诞辰 400 周年而配对联一副,请 90 高龄的吴子受老先生书写,对联云:“廿四能家廿四峰,超凡智慧集一体;三十行省二百国,盖世才华

无竝人。”吴书笔力苍劲,生机盘转,字字庄重,气韵浑然一统。赵先生介绍这副书画的意蕴时,那样投入,那样专注,仿佛已经不是一位 80 高龄的老者。我一刹那间有这样的想法,大概正在品茗的杜书瀛、沈新林二位先生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会议上,赵先生作了题为《试论李渔是全世界文艺多面手、多第一者之最》的发言,但限于时间,他不能详细展开叙述。我离会前一天,也曾有机会与之畅谈,得闻其丰富起伏的阅历和专注于李渔研究的由来,但意犹未尽。不过我在会上已得到赵先生赠送的这部书稿,会议间隙曾粗略浏览一过,大体知道赵先生生平奇崛处、枕中所秘者皆在其中。回到扬州后,细阅书稿,一切意犹未尽的缺憾皆得以弥补,仿佛又与赵先生相对品茗,闲话笠翁。读已见书如遇故人,此语信然。不仅是我,也不仅是李渔研究者,只要是本书的读者,都可以零距离接触个性鲜明的赵文卿先生的心灵世界,并为充溢昂扬于其间的一种精神所感动。

令人感动的首先是赵先生 50 年来对李渔梦萦魂绕的牵挂,直至对李渔做出在其看来应该令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评价:“全世界文艺多面手,获多个第一者之最”,并为此风尘仆仆,奔走四方,出沪入京,举办“李展”。1966 年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个漆黑的深夜里,正值壮年的赵文卿迫于必须“破四旧”的强大政治压力,焚烧祖传下来的《李笠翁一家言》,却鬼使神差地留下了最后的本;而 40 年后,年届八旬的赵先生又力排众议、义无反顾地踏上到各地举办“李展”的途程。两者同样需要一定的勇气,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充满必然的联系。

在这里,我不想回避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赵先生钟爱的晚年事业的全部意义,也涉及令我们为之感动的对象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这个问题就是:赵先生对李渔历史贡献的概